國語

冊四

國語卷第十五

晉語　昭公　韋氏解

士景伯如楚景伯晉理官士彌牟如楚聘也叔魚爲贊理叔魚羊舌鮒贊佐也景伯如楚故叔魚攝其官也傳曰叔魚攝理邢侯與雍子爭田二子皆晉大夫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巫臣奔晉晉與之邢雍子故楚大夫奔晉晉與之鄐爭鄐田之疆界也雍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不直故納其女傳曰罪在雍子及斷獄之日叔魚抑邢侯斷決也抑枉也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陳尸爲戮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鬻賣也雍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官司寇干犯也夫以回鬻國之中回邪也中平也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施劾捕也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死時在朝故尸於市在魯昭十四年

中行穆子帥師伐狄圍鼓（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吳中行伯也狄鮮虞也鼓白狄別邑事在魯昭十五年）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爲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利爵賞也）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盈滿也）且夫狄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憾恨也）晉豈其無（豈無恨者）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貳二心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進取也）不能則退不以安賈貳（賈市也安謂不勞師而得鼓）令軍吏呼城儆將攻之未傳而鼓降（傳著也）中行伯既克以鼓子苑支來（苑支鼓子鳶鞮也穆子既克鼓以鳶鞮歸既獻而反之其後又叛魯昭二十二年荀吳襲鼓滅之以鳶鞮歸使涉佗守之）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勿從（僚官也）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釐將妻子從鼓子也）軍吏執之辭曰我

君是事非事士也名曰君臣豈曰士臣今君實遷（遷徙也）臣何賴於鼓（賴利也）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君謂涉佗）爾心事君吾定而祿爵（而女也定安也）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質贄也士贄以雉委贄而退）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言委贄於君書名於冊示必死也）君有烈名臣無叛質（烈明也）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即就也虞度也若就私利是謂叛君叛君有罪故煩司寇亂舊法冊死之法若臣皆如是是將有不意度而至之患者晉其如之何也）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吾當修何德而得若此之臣乎）乃使行既獻（既獻功也）言於公（言釐之賢於公公頃公昭公之子去疾也）與鼓子田於河陰（河陰晉河南之田使君而田也）使夙沙釐相之

范獻子聘於魯（獻子范宣子之子士鞅聘在魯昭二十一年）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言其鄉之山也）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

君獻武之諱也（獻伯禽之曾孫微公之子獻公具武獻公之庶子武公敖）獻子歸
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
爲笑焉唯不學也（言學則必知諱不見笑也禮入境而問禁入門而問諱）人之
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而況
君子之學乎

董叔將娶於范氏（董叔晉大夫范氏范宣子之女）叔向曰范氏富盍
已乎（言富必驕驕必陵人已止也）曰欲爲繫援焉（欲自繫綴以爲援助）他日
董祁愬於范獻子（祁董叔之妻獻子之姝范姓祁名也）曰不吾敬也獻
子執而紡於庭之槐（紡懸也）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
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
請焉

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鬬臣五人我無一何也（簡子晉卿趙文子之孫景子之子趙鞅志父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鬬臣捍難之士）叔向曰子不欲

也若欲之矜也待交捽可也 此言欲勇則勇士至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 梗陽魏氏之邑獄訟也 請納賂於魏獻子

獻子將許之 獻子晉正卿魏戊之父魏舒也傳曰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獻子將受之或云大宗卽舒也昭謂大宗訟者之大宗也爲訟者納賂 閻沒謂叔

寬曰與子諫乎 閻沒閻明叔寬女齊之子叔褒皆晉大夫傳曰魏戊使二子諫 吾主

以不賄聞於諸侯 主獻子不賄不貪財 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

可 殃猶病也 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於庭曰閻明

叔褒在召之使佐食 佐猶勸也 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

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閒而三

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

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

歎主之既已食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饜而

已是以三歎 屬適也饜飽也已止也適小飽足則自節止也 獻子曰善乃辭

梗陽人舍二子舍諭而不逆獻子能覺改也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下邑晉邑董安于趙簡子家臣多多功也周禮曰戰功曰多魯

定十三年簡子殺邯鄲大夫趙午午之子稷以邯鄲叛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二人作亂攻

趙氏之宮簡子奔晉陽晉人圍之時安于力戰有功趙簡子賞之辭辭不受也固賞

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立

義於諸侯言見稱譽於前世諸侯以為義而主弗志志識也及臣之壯

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耆致也司馬掌兵苛慝不產及臣之

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端玄端也委委貌也韠韋蔽膝

也帶大帶也宰人宰官也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言戰鬭為凶事

猶人有狂易之疾相殺傷也與余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

釋之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尹鐸簡子家臣晉陽趙氏邑為治也請曰以為

繭絲乎抑為保鄣乎繭絲賦稅保鄣蔽捍也小城曰保禮記曰遇入保者簡子

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損其戶則民優而稅少〕簡子誡襄子〔襄子簡子之子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所謂保鄣〕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墮壞也壘荀寅士吉射圍趙氏所作壘壁也〕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壘壍曰培〕尹鐸往而增之〔增高其壘因以自備〕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既不墮又增之故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辭請也〕不可〔可肯也〕曰是昭余讎也〔昭明也明我怨讎以辱我〕郵無正進〔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也〕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文子簡子之祖趙武釁猶離也難謂莊姬之讒趙氏見討〕從姬氏於公宮〔姬氏莊姬趙朔之妻文子之母晉景公之女淫於趙嬰嬰之二兄趙同趙括放之姬讒同括景公殺之文子從莊姬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爲公族大夫〕有恭德以升在位〔在卿位也〕有武德以羞爲正卿〔正卿上卿羞進也〕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典常也刑法也〕而去其師保〔在公宮故無師保〕基於

其身以克復其所基始也始更修之於身以能復其先及景子長於公宮景子文子之子簡子之父趙成也從其王母在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學教也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同宗之父兄也子皆疏之以及此難荀士之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言見壘培可以戒懼足當師保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鑑鏡也鳩安也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微無也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賞軍賞也言見戒而懼懼則有備是爲免難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伯樂無正字以其賞如伯樂氏如之也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祿所得賞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若怨焉若如也怨自如故

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弢衉血鼓音不衰鐵衛地弢弓衣也晉中行寅范吉射以朝歌叛齊鄭與之魯哀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范吉射逆之簡子禦之遇於戚遂戰於鐵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伏弢上猶能擊鼓面汙血曰衉血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爲右莊公衛靈公太子蒯聵圖殺少君不成奔晉簡子許納之時爲簡子車右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殪死也九上九下車以救簡子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無正王良御爲簡子御曰吾兩鞁將絕吾能止之鞁靷也能止馬徐行故不絕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言次蒯聵駕而乘材兩鞁皆絕乘轢也材橫木也衛莊公將禱禱謂將戰時請福也曰曾孫蒯聵以諄趙鞅之故諄佐也敢昭告于皇祖文王昭明也皇大也文王康叔之父也烈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文言有文德也襄公蒯聵之祖父靈公之考昭考靈公昭明也靈公蒯聵之父夷請無筋無骨夷傷也戰鬪不能無傷無筋無絕筋無骨無折骨無面傷傷於面無敗用用兵用也無隕懼隕越也死不敢請言不

敢請歸之神也簡子曰志父寄也志父簡子後名春秋書趙鞅入晉陽以叛後得反國故改爲志父寄寄請也

趙簡子田于螻螻晉君之囿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史黯晉大夫史墨時爲簡子史犬田犬門君囿門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茲此也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言君從法臣從君主將適螻而麓不聞麓主君苑囿之官傳曰山林之木衡麓守之臣敢煩當日當日直日也言主將之君囿不煩麓以告君臣亦不敢煩主之直日以自白也簡子乃還

少室周爲趙簡子之右少室周簡子之臣右戎右聞牛談有力牛談簡子臣也請與之戲戲角力也弗勝致右焉致右於談簡子許之使少室周爲宰宰家宰也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趙簡子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范吉射中行寅史黯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

臣以爲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諫過匡救其惡賞善將順其美薦可而替否薦進也替去也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獻能而進賢擇材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死其難也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難謂爲亂見逐伐君而敗事在魯定公哀公時君出在外以朝歌叛魯哀五年又奔齊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復使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立於外有爵士於他國也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壯馳茲晉大夫蓋吳人也曰東方之士孰爲愈愈賢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士也

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
是以賀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小曰蛤大曰蜃
皆介物蚌類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化謂蛇成鼈鼉石首成鮀之類唯人不
能哀夫竇犨侍竇犨晉大夫也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人賢人也
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
不登登高也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難欲擅晉國令其子
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純色爲犧諭二子皆名族之後
當爲祭主在於宗廟今反放逐畎畝之中亦是人之化也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襄子晉正卿簡子之子無卹穆子晉大夫新稚狗也
伐狄在春秋後勝左人中人左人中人狄二邑遽人來告遽傳也襄子
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大謂勝二邑也而主
之色不怡何也怡悅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純壹也而

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德不能服必致寇故曰非福）非德不當雍（當猶任也雍龢也言唯有德者任以福祿爲龢樂也）雍不爲幸（能龢樂則不爲幸）吾是以懼

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宣子晉卿荀躒之子甲也瑤宣子之子襄子智伯）智果曰不如宵也（智果晉大夫智氏之族宵宣子之庶子也）宣子曰宵也佷（佷佷戾不從人也）對曰宵之佷在面瑤之佷在心心佷敗國面佷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不仁也）美鬢長大則賢（鬢髮頳也）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給足也）巧文辯惠則賢（巧文巧於文辭）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待猶假也）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太史掌氏姓）及智氏之亡也唯輔果在（善其知人）

智襄子爲室美（襄子智伯瑤也美美麗好也）士茁夕焉（士茁智伯家臣夕夕往也）

智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志記也峻峭也原陸也言其高嶮不安故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言上茂盛冬夏有蔭故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言不兩與）室成三年而智氏亡（三年智伯與韓魏伐趙襄子圍晉陽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始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汾水可以灌安邑安邑魏也絳水可以灌平陽平陽韓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趙襄子夜使張孟私於韓魏韓魏與之合遂滅智伯而分其地在春秋後）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智襄子伐鄭自衛還也三卿智襄子韓康子魏桓子藍臺地名）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康子韓宣子之曾孫莊子之子虎段規魏桓子之相）智伯國聞之諫（伯國晉大夫智氏之族）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言所聞與此異）夫郤氏有車轅之難（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

轅既矯擊於厲公而滅三郤在魯成十七年趙有孟姬之讒趙趙同括也孟姬趙文子之母莊姬也莊姬通於趙嬰嬰兄同括放之孟姬慙怨讒之於景公景公殺之在魯成八年欒有叔祁之懟欒欒盈叔祁范宣子之女盈之母與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懟之於宣子遂滅欒氏范中行有亟治之難亟治范皋夷之邑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中行寅與范氏相睦故皋夷謀逐二子卒滅之在魯定十三年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三失三失人也怨豈在明明著也不見是圖不見周書有之曰未形也怨不在大或大而不爲怨亦不在小禍難或起於小怨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物事也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君康子相段規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自藍臺後五年也段規反首難而殺智伯于師言段規首爲策作難反智伯者也遂滅智氏

晉陽之圍（智襄子圍趙襄子於晉陽也魯悼四年智瑤伐鄭恥趙襄子襄子怨之智瑤驕泰請地於趙趙弗與瑤帥韓魏攻趙襄子襄子保晉陽三家圍之在春秋後也）張談曰先主為重器也為國家之難也（張談趙襄子之宰孟談重器圭璧鍾鼎之屬）盍姑無愛寶於諸侯乎（欲令行賂以求助也）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也可（地襄子之臣）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夷平也疾病也言己行有闕病不及先子）不德而賄（言無德而以賄求助也）夫地也求飲吾欲（言地求飲食我以情欲無忠諫）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養長也干求也）吾不與皆斃（皆俱也斃踣也）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長子晉別縣也）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斃踣也誰與我誰與我同力也）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邯鄲晉別縣也）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浚煎也讀若醮）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先主簡子也謂無以尹鐸為少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

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晉師三卿之師灌引汾水以灌之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沈竈懸釜而炊也產鼃鼃生於竈也鼃蝦蟆也

國語卷第十五

珍倣宋版印

國語卷第十六

鄭語　韋氏解

桓公爲司徒桓公鄭始封之君周厲王之少子宣王之弟桓公友也宣王封之於鄭幽王八年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周衆西周之民東土陝以東也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史伯周太史故猶難也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昌盛也偪迫也當成周者成周雒邑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荊蠻羋姓之蠻鬻熊之後申呂姜姓也應蔡隨唐皆姬姓也應武王子所封鄧曼姓也陳嬀姓也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衛康叔之封燕邵公之封皆姬姓也狄北狄也鮮虞姬姓在狄者也潞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八國姬姓也虞虞仲之後虢虢叔之後西虢也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齊姜姓魯曹滕皆姬姓宋子姓薛任姓鄒曹姓莒己姓東夷之國也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王支子母弟姬姓是也甥舅異姓是也蠻荊楚

也戎狄北狄潞洛泉徐蒲是也戎或爲夷非親則頑不可入也親謂支子甥舅也頑謂蠻夷戎狄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言此四水之間可逃謂左濟右洛前潁後河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是是四水也虢東虢也虢仲之後姬姓也鄶妘姓也當幽王時於子男此二國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此虢叔虢仲之後叔仲皆當時二國君之字勢阻國也險阸也皆恃之而不修德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妻子曰孥賄財也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甚得周衆奉直辭伐有罪故必勝也若克二邑二邑虢鄶鄔弊補舟依⿰黑柔歷華君之土也言克虢鄶此八邑皆可得也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華華國也主芣騩而食溱洧芣騩山名主爲之神主孔子曰夫顓臾爲東蒙主食謂居其土食其水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其後卒如史伯之言公曰南方不可乎南方當成周之南申鄧之閒對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

熊季紃荊楚也熊嚴楚子鬻熊之後十世也伯霜楚子熊霜季紃楚子熊紃也仲不立叔在濮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濮蠻邑薳氏楚大夫先熊霜之世叔熊逃難奔濮而從蠻俗熊霜死國人立季紃薳氏將起叔熊而立之又有禍難而熊不立是天啓之心也啓開也天開季紃故叔熊不得立有心字誤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言季紃又聰明能和協其民臣之心功德蓋其先王也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替廢也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偪也光大也且重黎之後也重黎官名楚語曰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言楚之先為此二官夫黎為高辛氏火正高辛帝嚳黎顓頊之後也顓頊生老童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生六子其季曰連為羋姓楚之先祖也季連之後曰鬻熊事周文王其曾孫熊繹當成王之時封為楚子黎當高辛氏為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淳大也燿明也敦厚也言黎為火正能理其職以大明厚大天明地德故命之為祝融祝始也融明也大明天明若歷象三辰也厚大地德若敬授民時也光照四海使上下有章也夫成天地之火

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章顯也虞夏商周是也是成天地之功
者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虞幕舜後虞思也協和也言能
聽知和風因時順氣以成育萬物使之樂生周語曰瞽告有協風至乃耕籍之類是也夏禹能
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單盡也庶衆也品高下之品也禹除水災使人
物高下各得其所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保養也五
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魯語曰契爲司徒而民輯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
衣食民人者也棄后稷也播布也殖長也百穀黍稷稻粱麻麥荏菽雕胡之屬蔬草菜之
屬可食者其後皆爲王公侯伯禹身王稷棄在子孫公侯伯謂其後祀宋及幕後陳
侯也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柔潤
也嘉善也善材五穀材木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八姓祝融之後八姓己董
彭秃妘曹斟芈也侯伯諸侯之伯佐制物於前代者佐助也物事也前代夏殷周
昆吾爲夏伯矣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爲己姓封於昆吾昆吾衞是也其後夏
衰昆吾爲夏伯遷於舊許傳曰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大彭豕韋爲商伯矣

珍倣宋版印

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籛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彭姓之別封於豕韋者也殷衰二國
相繼爲商伯當周未有未有侯伯己姓昆吾蘇顧溫董五國皆昆吾之
後別封者莒其後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董姓己姓之別受氏爲國
者也有飂叔安之裔子曰董父以擾龍服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封之鬷川當夏之興別封鬷夷於
孔甲前而滅矣傳曰孔甲不能食龍而未獲豢龍氏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彭姓彭
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彭祖大彭也豕韋諸稽其後別封也大彭豕韋爲商
伯其後世失道殷復興而滅之秃姓舟人則周滅之矣秃姓彭祖之別舟人國名
妘姓鄔鄶路偪陽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爲妘姓封於鄶今新鄭也鄔路偪陽其後別封
也曹姓鄒莒陸終第五子曰安爲曹姓封於鄒皆爲采衛皆妘曹也采采服去
王城二千五百里衛服去王城三千里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
或六姓之後在王室蘇子溫子也在夷狄莒偪陽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
姓無後斟姓曹姓之別或云夏少康滅之非也傳有斟灌斟鄩澆所滅非少康又皆夏同姓非此
也融之興者其在芈姓乎芈姓蘷越不足命也蘷越芈姓

之別國楚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惡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摯自棄於蘷其子孫有功王命爲蘷子蠻芉蠻矣蠻芉謂叔熊在濮從蠻俗唯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昭明也姜嬴荊芉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齊姓嬴秦姓芉楚姓代更也干犯也言其代疆更相犯間姜伯夷之後也伯夷堯秩宗炎帝之後四岳之族嬴伯翳之後也伯翳舜虞官少皞之後伯益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秩宗之官於周爲宗伯漢爲太宰掌國祭祀書曰典朕三禮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百物草木鳥獸議使各得其宜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興謂爲侯伯也周衰其將至矣至於伯也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今在南陽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曰州何如問可居否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沓黷也忍忍行不義因就也唯謝郟之間閼謂郟南謝北虢鄶在焉郟後屬鄭鄭衰楚取之魯昭元年傳曰葬王于郟謂之郟敖是也其冢君侈驕冢大也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怠慢也忠信爲周言民慢黷其君而未及於忠信若更君而周訓之

是易取也（更更以君道導之則易取）且可長用也（長用久處之）公曰周其弊乎（弊敗也）對曰殆於必弊者也（殆近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泰誓周書言民惡幽王猶惡紂欲令之亡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王幽王高明昭顯謂明德之臣暗昧幽冥不見光明之德也）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角犀謂頂角有伏犀豐盈謂頰輔豐滿皆賢明之相頑童童昏固陋也謂皆昧暗窮陋不識德義）去和而取同（和謂可否相濟同謂同欲君子和而不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陰陽和而萬物生同同氣）以他平他謂之和（謂陰陽相生異味相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土氣和而物生之國家和而民附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裨益也同者謂若以水益水水盡乃棄之無所成也）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雜合也成百物謂鑄冶煎烹之屬）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剛彊也）和六律以聰耳（聽和則聰）正七體以役心（役營也七體七竅也謂目為心視耳為心聽口為心談鼻為心芳）平八索以成人（平正也八索八體以應八

卦謂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離爲目兌爲口坎爲耳艮爲手**建九紀以立純德**建立也純純一不駁也九紀九藏也正藏五又有胃膀胱腸膽也紀所以經紀性命立純德也周禮曰九藏之動賈唐云九紀九功也**合十數以訓百體**此所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賈唐云十數自王以下位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百體百官各有體屬也合此十數之位以訓導百官之體**出千品具萬方**百官官有徹品十於王位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位謂之萬方方道也**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計算也材裁也賈虞說皆以萬萬爲億鄭後司農云十萬曰億萬萬億曰兆從古數也經常也姟備也數極於姟也萬萬兆曰姟自十等至千品萬方轉相生故有億事兆物王收其常入舉九姟之數**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九畡九州之極數楚語曰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忠信爲周訓教也言以忠信教導之其民和樂如一室**夫如是和之至也**至極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同則不繼**求財於有方**使各以其方賄來方之所無則不貢**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

工官也講猶校也多衆也物事也聲一無聽五聲雜然後可聽物一無文五色雜然後成文味一無果五味合然後可食果實物一不講講論校也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剸同類謂和也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石父虢君之名巧從巧於媚從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聘后申后內妾褒姒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侏儒戚施皆優笑之人御侍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試用也措置也不建立有德以爲卿士而妖變之臣用之於位徼倖之人置之於側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宣王幽王之父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山桑曰檿弧弓也箕木名服矢房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鬻賣也王使執而戮之戮之於路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府王內之府藏此人也收以奔褒此人賣弧服者收取也天之命此久矣其又何可爲

乎爲治也訓語有之訓語周書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褒人褒君共處曰同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二先君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止留也卜請其漦而藏之吉漦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乃布幣焉而策告之布陳也幣玉帛也陳其玉帛以簡策之書告龍而請其漦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櫝櫃也傳郊之傳祭之郊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末末年流彘之歲漦流于庭不可除也言流於庭前謂取而發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裳正幅曰幃譟讙呼化爲玄黿以入于王府黿或爲蚖蚖蜥蜴象龍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盡也遭遇也毀齒曰齔未盡齔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既笄而孕孕任身也女十五而笄當宣王時而生厲王在彘共和十四年死十五年宣王立立四十六年幽王在位十一年而滅不夫而育育生也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逃亡也褒人褒姁有獄而

以為入於王[褒姁褒君]王遂置之[置赦褒姁]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以邪辟取愛曰嬖使至有漸之言也]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使候淫德而加之焉[加遺以褒女]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精熟為酋腊極也滋益也]申繒西戎方彊[申姜姓幽王前后太子宜臼之舅也繒姒姓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於申周衰故戎狄彊]王室方騷[騷擾也]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太子將奔申]申人弗畀必伐之[畀予也]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言幽王無道無以共守]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修德於二國二國亦欲助正徵其後福]申呂方彊[呂申同姓]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隩隱也]王師若在[在於申]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言石父亦從王而怒]凡周存亡不三稔矣[稔年也]君若欲避其難其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時難也用備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

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武武王文文王文之祚盡武其嗣乎
文王子孫魯衛是也祚盡謂衰也嗣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興武王之子應韓不
在三君云不在時已亡也昭謂若已亡無宜說也近宣王時命韓侯爲侯伯其後爲晉所滅以爲邑以
賜桓叔之子萬是爲韓萬則其亡非平王時也應則在焉上史伯云南有應鄧是也不在言不在應韓當
在晉其在晉乎距險而鄰於小距距守之地險也小小國謂虞虢霍楊韓魏芮
之屬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國已險固若增之以德可以大開土宇後魯閔元年
晉滅魏霍僖五年滅虞虢也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秦仲
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
嬴姓附庸秦公伯之子爲宣王大夫詩序云秦仲始大齊侯齊莊公公姜姓之有德者也此二人爲姜嬴之
雋且國大故近興公說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
寄地十邑謂虢鄶鄔蔽補舟依柔歷華也後桓公之子武公意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
也賈侍中云寄地寄止
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即位八年九年而王室始騷騷謂

適庶交爭亂虐滋甚十一年而斃幽王伐申申繒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於驪山戲下桓公死之及平王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代更也平王卽位五十一年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景當爲莊莊公秦仲之子襄公之父取周土謂莊公有功於周周賜之土及平王東遷襄公佐之故得西周豐鎬之地始命爲諸侯三君皆云秦景公宣王季年伐西戎破之遂有其地昭謂幽王爲西戎所殺故史伯云申繒西戎方彊至平王時秦襄公征伐之故詩敘云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是也又景公乃襄公十世之孫而云宣王時破之遂取其地誤矣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文侯仇也定謂迎平王定之於洛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莊齊太公後十二世莊公購僖公莊公之子祿父小伯小主諸侯盟會楚蚠冒於是乎始啓濮蚠冒楚季紃之孫若敖之子熊率濮南蠻之國叔熊避難處也

國語卷第十六

珍倣宋版印

國語卷第十七

楚語上　　韋氏解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莊王楚成王之孫穆王之子旅也士亹楚大夫審恭王名也辭曰臣不才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賴恃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朱堯子封於丹舜有商均均舜子封於商啓有五觀啓禹子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傳曰夏有觀扈湯有太甲太甲湯孫太丁之子不遵湯法伊尹不能正放之於桐文王有管蔡管蔡文王之子周公之兄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煩亂也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賓服也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楚賢大夫申公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聳奬也抑貶也

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 世謂先王之世繫也昭顯也幽闇也昏亂也爲之陳有明德者世顯而闇亂者世廢也 以休懼其動 休嘉也動行也使之嘉顯而懼廢也 教之詩而爲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 導開也顯德謂若成湯文武周邵僖公之屬諸詩所美者也 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 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鎭其浮 疏滌也樂者所以移風易俗蕩滌人之邪穢也鎭重也浮輕也 教之令使訪物官 令謂先王之官法時令也訪議也物事也使議知百官之事業 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 語治國之善語 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 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 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訓典五帝之書族類謂若惇序九族比義義之與比也 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 悛改也 則文詠物以行之 文文辭也詠風也謂以文辭風託事物以動行也 求賢良以翼之 翼輔也 悛而不攝則身勤之 攝固也勤勤身以勖勉也 多訓典刑以納之 刑法也 務慎惇篤以固之 攝而不徹 徹通也 則明施舍

以導之忠施己所欲原心舍過謂之忠恕明久長以導之信有信然後可以久長明度量以導之義義宜也言度量所宜明等級以導之禮等級貴賤之品明恭儉以導之孝恭儉所以事親明敬戒以導之事敬戒於事則無敗功明慈愛以導之仁明昭利以導之文昭明也明利言利人及物明除害以導之武除害去暴亂也明精意以導之罰明盡精意斷之以情明正德以導之賞正德謂不私於所愛明齊肅以耀之臨齊壹也肅敬也耀明也臨臨事也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濟成也爲爲飾傳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宣偏也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興猶成也夫子踐位則退夫子太子也退謙退也自退則敬自退則見敬否則赧赧懼也不自退則常憂懼

恭王有疾恭王太子審也疾在魯襄十三年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業伯業也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覆敗也謂鄢陵之戰爲晉所敗若得保其首領以歿保首領免刑誅也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爲靈若厲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言春秋禘祫當以立諡序昭穆從先君於廟堂也大夫許諾王卒及葬子囊議諡子囊恭王弟令尹公子貞也大夫曰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先舉君之善事以爲其稱不從其過行赫赫楚國而君臨之赫赫顯盛也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撫安也征正也南海羣蠻也訓教也寵榮也教及諸夏謂主盟會班號令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諡法既過能改曰恭若先君善先其善事則請爲恭大夫從之

屈到嗜芰屈到楚卿屈蕩之子子夕芰蔆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家臣曰老宗老謂宗人也曰祭我必以芰及祥祥祭也宗老將薦芰

屈建命去之（建屈到之子子木也）老曰夫子屬之（夫子屈到也）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承奉也）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微無也雖使無楚國之稱諸侯猶皆譽之以爲善）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諸侯以太牢）大夫有羊饋（羊饋少牢也）士有豚犬之奠（士以特牲）庶人有魚炙之薦（庶人祀以魚）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共之以多少爲差也）不羞珍異不陳庶侈（羞進也庶衆也侈猶多也）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干犯也）

椒舉娶於申公子牟（椒舉楚大夫伍參之子伍奢之父伍舉也子牟楚申公王子牟也）子牟有罪而亡（亡奔也）康王以爲椒舉遣之（康王恭王之子康王昭也）椒舉奔鄭將遂奔晉（鄭小而近故欲奔晉）蔡聲子將如晉（蔡聲子蔡公孫歸生子家也唐云楚滅蔡蔡聲子爲楚大夫昭謂蔡時尚存聲子通使於晉楚耳在魯襄二十六年）遇之於鄭饗之以璧侑（饗食也璧侑以璧侑食也）曰子尚良

食尚猶彊也良善也二先子其皆相子相助也二先子謂椒舉之父伍參聲子之
父子朝也傳曰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尚能事晉君以爲
諸侯主主盟主也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
朽自謂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使子得歸也椒舉降三
拜拜善言也納其乘馬聲子受之四馬曰乘受而不辭定其心也還見令
尹子木子木屈建也傳曰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也子木與之語曰子雖
兄弟於晉然蔡吾甥也蔡晉同姓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也二國孰賢
對曰晉卿不若楚順說之辭言時趙武爲晉正卿不及子木之忠然而有德其大
夫則賢賢於楚大夫其大夫皆卿材也若杞梓皮革焉楚
實遺之杞梓良材也皮革犀兕也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
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
之難子元楚武王子文王弟王子善也欲蠱文夫人遂處王宮鬬班殺之在魯莊二十八年及三十
年或譖王孫啓於成王啓子元子也成王文王子也或譖啓與父同罪王弗

是是理也王孫啟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晉楚戰於城濮在魯僖二十八年遁逃退也王孫啟豫於軍事謂先軫先軫晉中軍帥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子玉楚令尹得臣也與王心違王不欲戰子玉固請王怒少與之師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東宮西廣楚軍營名諸侯之從者叛者半矣叛舍子玉若敖氏離矣若敖氏子玉同族離謂不欲戰也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啟之爲也昔莊王方弱方弱未二十申公子儀父爲師儀父申公鬬班之子大司馬鬬克也王子燮爲傅燮楚公子使師崇子孔帥師以伐舒師崇楚太師潘崇也子孔楚令尹成嘉也舒羣舒也燮及儀父施二師而分其室施罪於二師二師子孔潘崇也室家資也師還至則以王如廬戢黎師子孔潘崇之師二子懼故以王如廬楚邑也傳曰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不得故作亂城郢而使賊子孔弗克而還廬戢黎殺二子而復王戢黎廬大夫也二子燮及儀父或譖析公臣於王析公臣楚

大夫或譖之言與知二子之亂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寔讒敗
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爲也規猶有也東夏沈蔡也傳曰繞角之役晉
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人遂侵蔡
襲沈獲其君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諸華繞角之役在魯成六年昔雍子之父兄譖
雍子於恭王雍子楚大夫父兄同宗之父兄王弗是雍子奔晉晉人
用之及鄢之役晉將遁矣鄢鄢陵役在魯成十六年雍子與於軍
事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欒書晉正卿料數也在中軍王族而
已唐云族親族同姓也昭謂族部屬也傳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時二子將中軍中軍非二子之親也
若易中下楚必歆之中下中軍之下也歆猶食也易易欒范之行示之弱以誘楚也若合而
傳曰欒范易行以誘之鄭司農以爲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也
函吾中合合戰也函入也中中軍也吾上下必敗其左右晉上下軍必敗
楚之左右軍也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萃集也時晉有四軍言三
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也欒書從之大敗楚師王親面

珍倣宋版印

傷則雍子之爲也（王楚恭王也面傷謂呂錡射其目）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娶於鄭穆公（公子夏陳宣公之子御叔之父也爲御叔娶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女夏姬也）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子南夏徵舒之字御叔早死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夏姬徵舒弒靈公楚莊王以諸侯討之而滅陳）使子南戮於諸侯（言爲諸侯所戮在魯宣十一年）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反卒於襄老（畀與也巫臣楚申公屈巫子靈也子反司馬公子側也襄老楚連尹也初莊王欲納夏姬巫臣諫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王乃止將以賜巫臣則又與子反子反欲取巫臣又難之卒與襄老）襄老死於邲二子爭之未有成（晉楚戰於邲在魯宣十二年晉智莊子射襄老獲之以其尸歸二子子反巫臣也爭爭夏姬成猶定也）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巫臣導夏姬使歸託以求襄老之尸恭王遣焉巫臣聘諸鄭伯鄭伯許之及使適齊至鄭遂以夏姬行焉）遂奔晉晉人用之寔通吳晉使其子狐庸爲行人於吳（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在晉請使於吳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使其子爲吳行人）而教之

射御導之伐楚至于今爲患則申公巫臣之爲也今椒舉娶於子牟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執政卿也）謂椒舉曰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南望（緬猶邈也領頸也）曰庶幾赦吾罪又不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豐猶大也）子木愀然（愀愁貌）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爲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不居言當奉命於他國）春秋相事以還軫於諸侯（軫車後橫木言四時相聘問之事迴車於諸侯）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資賂也東陽楚北邑）不然不來矣子木曰不可我爲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爲我召之吾倍其室（倍其室益其家也）乃使椒鳴召其父而復之

靈王爲章華之臺（靈王楚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章華地名吳語曰乃築臺於章華）

之上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伍舉椒舉也椒邑也）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服寵謂以賢受寵服以是爲美）安民以爲樂（以能安民爲樂）聽德以爲聰（聽用有德也）致遠以爲明（能致遠人也）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彤謂丹楹鏤謂刻桷）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金鍾也石磬也匏笙也竹簫管也昌盛也囂讙也庶衆也）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察審也清濁宮羽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匏居臺名）高不過望國氛（氛祲氣也）大不過容宴豆（言宴有折俎籩豆之陳）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材用不出府藏）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言二國朝事楚）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相相導也）（華元宋卿華鄉之子右師元也騑鄭穆公之子子騑也）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贊佐也）其大夫侍之（各侍其君）先君以是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

焉年穀敗焉（敗廢民之時務）百官煩焉（爲之徵發）舉國留之（留治之也）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啟疆請於魯侯（啟疆楚卿薳魯侯昭公也事在昭七年）懼之以蜀之役（蜀魯地魯宣公使求好於楚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成公即位受盟於晉楚子怒使公子嬰齊帥師侵魯至蜀魯人懼之使孟孫請賂楚以請盟在成二年）而僅得以來（僅猶劣也）使富都那豎贊焉（富富於容貌都閑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言取美好不尚德也）而使長鬣之士相焉（長鬣美鬚髯也）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德則不美）於縮於財用則匱（縮言取也）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焉（封厚也胡何也何以爲美）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安得獨肥言將有患）且夫私欲弘後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騷愁也離叛也邇境內遠鄰國）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

珍倣宋版印

正也正長也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帥師旅也其有美名也唯
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
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蒿耗也遠心叛離其爲
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積土爲臺無室曰榭
榭不過講軍實講習也軍實戎事也臺不過望氛祥凶氣爲氛吉氣爲祥
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謂足以臨見也臺度於臨觀
之高足以臨下觀上明使屋樹不蔽目明而已其所不奪穡地稼穡之地其爲
不匱財用爲作也其事不煩官業業事也其日不廢時務
以農隙也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不害穀土也磽确也城守之木於
是乎用之城守之餘然後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暇閑也四
時之隙於是乎成之隙空閑之時也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謂
經度之立其基址也天子曰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攻治
也不日不程課以期日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亟疾也子來如子爲父母王在

靈囿麀鹿攸伏囿域也麀牝鹿也攸所也視牝鹿所伏息愛牸任之類夫爲榭臺將以教民利也臺所以望氛祥而備災害樹所以講軍實而禦寇亂皆所以利民者不知其以匱之也知聞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以爲得事之正楚其殆矣殆危也

靈王城陳蔡不羹三國楚別都也魯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使穿封戌爲陳公使公子棄疾爲蔡公今潁川定陵西北有不羹亭襄城西北有不羹城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子晳楚大夫僕父也范無宇楚大夫芋尹申無宇也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不服心不服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禮地方十里爲成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三國各千乘其地三千成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爲大城未有利者志記也言在書籍所記國作大城未有利也昔鄭有京櫟京莊公弟叔段之邑櫟鄭子元之邑魯桓十五年鄭厲公因櫟人殺檀伯遂居櫟檀伯子元也衞有蒲戚蒲甯殖之邑戚孫林父之邑宋有蕭蒙蕭蒙宋公

珍倣宋版印

子鮑之邑魯有弁費弁費季氏之邑齊有渠丘渠丘齊大夫雍廩之邑晉有曲沃曲沃欒盈之邑秦有徵衙徵衙桓公之子景公之弟公子鍼之邑叔段以京患莊公鄭幾不克叔段圖纂莊公不克出奔在魯隱元年櫟人寔使鄭子不得其位魯莊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獲大夫傳瑕與之盟而赦之使殺鄭子而納厲公鄭子莊公子儀也衛蒲戚寔出獻公甯殖孫林父逐衛獻公獻公奔齊在魯襄十四年宋蕭蒙寔弒昭公昭公兄鮑弒昭公而立在魯文十六年魯弁費寔弱襄公襄公十一年季武子卑公室作三軍而自征之二十九年又取弁以自予齊渠丘寔殺無知魯莊八年無知弒襄公而立九年雍廩殺之晉曲沃寔納齊師欒盈奔齊齊莊公納之盈以曲沃之甲晝入爲賊於絳在魯襄二十三年秦徵衙寔難桓景公子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難謂侵偪也魯昭元年鍼奔晉其車千乘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皆見記錄於諸侯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脈拇大指也毛鬚髮也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掉作也變動也勤勞也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

珍倣宋版印

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帥循也故制之以義施之以服行之以禮禮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辯之以名名號也書之以文書其名位及所掌主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易物易其尊卑服物之宜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處暑在七月節處止也蝱蠭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大曰蝱小曰蠭不能掉尾益重也以言三國亦將然也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惕惕懼也子晳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咫言少也此言少知天道耳何知治民之法是言誕也誕虛也右尹子革侍子革楚大夫故鄭國大夫子然之子然丹也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弒靈王城後三年也在魯昭十三年棄疾恭王之子靈王之弟平王也靈王無道棄疾入國為亂三軍叛之於乾谿王自殺言弒者王之死由三國也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倚相楚左史也子亹楚申公史老也廷見見於廷也

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大夫也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八十曰耄舍棄也左史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交夾也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承受事業次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給供也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武公衛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猶箴儆於國箴刺也儆戒也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師長大夫士衆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舍謂不諫諍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言謗譽之言也志記也在輿有旅賁之規規規諫也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師長也典常也倚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褻御之箴褻近也臨事有瞽史之導事戎祀也瞽樂太師掌詔吉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宴居有師工之誦師樂師也

工瞽矇也誦謂箴諫時世也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御進也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三君云懿戒書也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之曰抑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睿明也書曰睿作聖諡法曰威彊睿德曰武子實不睿聖於倚相何害害傷也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皇暇食日昳曰昃易曰日中則昃惠於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老老恃楚國也爲人臣而尚如此王將復何爲也以禦數戒者王將何爲禦止也數者謂箴戒誹謗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亹曰老之過也老子亹名乃驟見左史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子張楚大夫白公也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子亹已止也對曰用之寔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禮記曰其中退然夭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矣凡百

珍倣宋版印

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不欲聞諫也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武丁高宗也聳敬也至通也通于神明謂夢見傳說以入於河遷於河內自河徂亳從河內往亳都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默諒闇也思道思君人之道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卿士患之患其不言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稟受也武丁於是作書作書解卿士也賈唐云書說命也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傳說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類善也茲此也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旁求四方之賢思賢而夢見之識其容狀故作其象而使使求之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公上公也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巖作說命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使磨礪也若津水用女作舟喻遭津水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天旱自比苗稼也雨三日已上爲霖啟乃心沃朕心啟開也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以藥喻忠言也瞑眩頓瞀攻己之急也瘳愈也若跣

不視地厥足用傷以失道比徒跣而不視地必傷也若武丁之神明也通於神明其聖之睿廣也其智之不疾也猶自謂未乂乂治也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難以保國齊桓晉文皆非嗣也言非嫡嗣還軫諸侯不敢淫逸還軫謂出奔也心類德音以德有國類善也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輿衆也誦誦善敗也誥告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備滿也地方百里曰同方欲美之故尤小焉而至於是有畿田方千里曰畿以屬諸侯屬會也至於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言為政不躬親之則衆民不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

何急以其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病不能然故復使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憖猶願也對曰賴君用之也故言賴恃也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犛犛牛也規諫也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難盡而又以規諫爲之乎今象出徼外其三獸則荆交有焉巴浦地名或曰巴巴郡浦合浦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乾谿楚之東地

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子期楚平王之子子西之弟公子結也爲大司馬卿之嫡妻曰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愿愨也笄內子首飾衡笄也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違厲以爲恭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子木違父命以羊饋易芰薦君子曰違而道違命合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鄢穀陽豎子反之內豎也斃踣也魯成十六年晉楚戰於鄢楚恭王傷目明日將復戰王召子反穀陽豎獻飲於子反醉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乃宵遁子反自殺芋尹

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芋尹申亥申無宇之子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干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圍以歸王縊申亥以二女殉葬之君子曰從而逆從從其欲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欲得其道故進退周旋唯道是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若敖子夕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營楚國經經緯也而欲薦芰以干之干犯也言以妾爲妻猶以芰當祭其可乎子期乃止

國語卷第十七

珍倣宋版印

國語卷第十八

楚語下　　韋氏解

昭王問於觀射父（昭王楚平王之子昭王熊軫觀射父楚大夫）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周書周穆王之相甫侯所作呂刑也重黎顓頊掌天地之臣呂刑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謂少皞之末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是謂絕地與天相通之道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若重黎不絕天地民豈能上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雜會也謂司民司神之官各異）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爽明也攜離也貳二也齊一也肅敬也衷中也）其智能上下比義（義宜也）其聖能光遠宣朗（聖通也朗明也）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徹達也）如是則明神降之（降下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見鬼者也周禮男亦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處居也位祭位也次主次其尊卑先後）而爲之牲器時服（牲之毛色小大也器所當用也時服四時服色）

所宜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烈明也而能知山川之號號名位也高祖之主高祖廟之先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父昭子穆先後之次也春秋躋僖公謂之逆祀齊敬之勤齊莊也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崇飾也忠信之質質誠也禋絜之服絜祀曰禋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祝太祝掌祈福祥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名姓謂舊族若伯夷炎帝之後爲堯秩宗生嘉穀非卿之屬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彝六彝器俎豆量大小也次主之度疏數之度屏攝之位周氏云屏并也攝主人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明尊卑爲祭祀之位近漢亦然壇場之所除地曰場上下之神氏姓之出所自出也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宗宗伯掌祭祀之禮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類物謂別善惡利器用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明德謂降福祥不爲災孽民神異業業事也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

嘉生善物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
九黎亂德少皞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民神雜糅不可方物
同位故雜糅方猶別也物名也夫人作享家為巫史夫人人人也享祀也巫主接神
史次位序言人人自為之無有要質質誠也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
言民困匱於祭祀而不獲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
嚴威齊同也嚴敬也威畏也神狎民則不蠲其為狎習也則法也蠲絜也其
為所為也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薦重也臻
至也氣壽命之氣也顓頊受之少皞氏歿顓頊氏作受承服也乃命南正重司
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也司主屬會也所以會羣神使各有分序不相干亂也周禮則宗伯
掌祭祀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尚書云火當為北北陰位也周禮則司徒掌
土地民人者也使復舊常無相侵瀆侵犯也是謂絕地天通絕地
民與天神相通之道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三苗九黎之後
高辛氏衰三苗為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也堯興而誅之堯復育重黎之後不

志舊者使復典之育長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之亂紹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
羲氏和氏是也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
主者也敘次也分位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
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守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爲
大司馬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是也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寔
上天黎寔下地寵尊也言休父之後世尊神其祖以威耀其民言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
地令相遠故不復通也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亂謂幽平以下禦止也
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天地體成不復變改何比之有言不相比近也
子期祀平王子期楚平王之子結平王恭王之子昭王之父祭以牛俎於王
致牛俎於昭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王惑俎肉而問牲用所及對
曰祀加於舉加增也舉人君朔望之盛饌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
大牢牛羊豕也會會三大牢舉四方之奠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特一也
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少牢羊豕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

牢（特牲豕也）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角如繭栗郊神祭天也）烝嘗不過把握（把握長不出把）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備物體具而精絜者）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一純心純一而絜也二精玉帛也）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七事天地民四時之務八種八音也）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九祭九州助祭十日甲至癸十二辰子至亥擇其吉日令辰以致神）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百姓百官受氏姓也千品姓有徹品十為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官有十醜為億醜天子之田九畡以養兆民王取經入以食萬官）明德以昭之（昭昭孝敬也）和聲以聽之（中和之聲使神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至神至也休慶也）毛以示物（物色也）血以告殺（明不因故也）接誠拔取以獻具為齊敬也（接誠於神也拔毛取血獻其備物也齊絜也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敬

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肅疾也承奉也]王曰芻豢幾何[草養曰芻穀養曰豢]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遠謂三牲近謂雞鶩之屬浹日十日也]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已止也]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昭孝養使民蕃息也]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氣志氣也縱放也底著也]底則滯滯久而不振[滯廢也振懼也言無祭祀則民無所畏忌無所畏忌則志放縱放縱則遂發滯難復恐懼也]生乃不殖[生生人物也殖長也生物不長神不降以福也]其用不從[不從上令也]其生不殖不可以封[封封國也]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告以事類曰類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類及二祧歲祀於壇墠]諸侯舍日[有月享也]卿大夫舍月[有時祭也]士庶人舍時[歲乃祭也]天子徧祀羣神品物[品物謂若八蜡所祭貓虎昆蟲之類]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三辰日月星祀天地謂二王之後非二王之後祭分野星山川而已]卿大夫祀其禮[禮謂五祀及祖所自出]士庶人不過其祖[祖王父也]日月會于龍

珍倣宋版印

豵豵龍尾也謂周十二月夏十月日月合辰於尾上月令孟冬日在尾土氣含收含收收縮萬物含藏天明昌作昌盛也作起也謂天氣上也是月純坤用事百嘉備舍嘉善也時物畢成舍入室也羣神頻行頻並也言並行欲求食也國於是乎蒸嘗家於是乎嘗祀蒸冬祭也嘗嘗百物也月令孟冬大飲蒸傳曰閉蟄而蒸百姓夫婦擇其令辰辰十二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絜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禋絜也子姓衆同姓也從其時享虔其祝宗宗主祭祀祝主祝祈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合會也比親也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弭止也苛虐也殄覆也止覆謂解怨除恨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合結謂於此更申固也億其上下億安也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牲牛也王后必自舂其粢粢器實也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刲羊擊豕刲刺

也擊殺也夫人必自舂其盛在器曰盛上言粢此言盛互其文也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帥后舂之王后親繅其服服祭服祭義云夫人繅三盆則王后一盆與周語曰王耕一撥班三之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攝持也舍廢也

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端玄端之服冕大冠也監視也不違心謂心思端正服則端正也玉帛爲二精明絜爲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乾稱剛健故武地事文地質柔順故文易曰坤爲文民事忠信以忠信爲行

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徹達也自以名達於上者有百官也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質有

賢能言能言其官職也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物事也以功事賜之姓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若太史司馬之屬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謂一官之職其僚屬徹於王者有十品百官故有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五物謂天地神民類物之官也臣之臣爲陪屬謂有僚屬轉陪貳相佐助復有十等千品故萬官也官有十醜爲億醜醜類也以十醜承萬萬爲十萬十萬曰億古數也今以萬萬爲億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九畡九州之內有畡數也食兆民民稱耕而食其中也天子曰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經常也常入征稅也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鬬且楚大夫子常子囊之孫囊瓦也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實財也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貨珠玉之屬自然物也貨馬多則養求者衆妨財力也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爲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

公馬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也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饗獻貢也家
貨足以共用家大夫也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郵過
也闕缺也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封封國也昔鬬
子文三舍令尹子文鬬伯比之子於菟也舍去也無一日之積恤民
之故也積儲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成王楚文王之子頵
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糗寒粥也筐器
也羞進也至於今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
逃王止而後復祿俸也復反也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
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也民多曠也
而我取富焉曠猶空也是勤民以自封勤勞也封厚也死無日矣
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
後在至於今處鄖為楚良臣莊王成王孫也若敖氏子文之族也魯宣四年
子文之弟子鬭椒為亂莊王滅若敖氏之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齊而還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

珍倣宋版印

（楚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其子孫當昭王時爲鄭公）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囊費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矣（羸瘠也言日甚一日又甚）四境盈壘（壘壁也言壘壁盈滿四境之內）道殣相望（道冢曰殣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放依也）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速召也）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慍怒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犯敗也）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成成王穆王商臣之父欲黜商臣而立其弟職商臣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遂自殺蹯掌也）靈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靈王不君罷弊楚國三軍叛之如行人之遺棄其迹）子常爲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待禦也）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柏舉楚地隨漢東之國初蔡昭侯朝於楚子常欲其珮唐成公亦朝焉子常欲其驌驦馬

二君不與而留之三年後與之乃得歸歸與吳伐楚大敗之在魯定四年奔隨自鄖之隨也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臼吳人闔閭也出奔隨也濟渡也成臼津名見藍尹亹載其孥藍尹楚大夫妻子曰孥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墜其國墜失也當君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子西平王之子昭王之庶兄令尹公子申也故猶意也王使謂之曰成臼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而女也曰昔瓦唯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瓦子常名長猶積也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臼以儆君也庶悛而更乎悛改也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憶懼而鑒前惡乎鑒鏡也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死在司敗矣楚謂司寇爲司敗惟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在其位以無忘前敗言見亹則念前敗王乃見之

吳人入楚昭王奔鄖（鄖楚邑）鄖公之弟懷將弑王（鄖公令尹子文玄孫之孫蔓成然之子鬭辛也）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平王昭王考也父蔓成然也成然立王貪求無厭平王殺之）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夫事君者不爲外內行（不爲外內易行）不爲豐約舉（豐盛也約衰也舉動也）苟君之卑尊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讎（敵體也）非是不讎下虐上爲弑上虐下爲討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爲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鬭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殃病害也）懷弗聽曰吾思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避懷也）王歸而賞及鄖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均同也言賞罰無別故懼）王曰夫子期之二子耶吾知之矣（子期成然字）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

不亦可乎

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者崇終也替廢也詩云曾不崇朝與哀殯喪塗木曰殯於是有歎其餘則否君子臨政思義思公義也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舊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廬能敗吾師柏舉戰也闔廬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嗣嗣子夫差也甚謂政德過於父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患吳矣闔廬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逸淫也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卹民之羸羸病也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若受賞也有過必悛悛改也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濟成也志戰克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翳鄣也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差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

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王孫圉聘於晉王孫圉楚大夫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定公晉頃公之子午也簡子趙鞅也鳴玉鳴其佩玉以相禮也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珮上之横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幾何世也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言以賢為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言以訓辭交結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口實毀弄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敘次物事也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於鬼神順道其欲惡說媚也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痛疾也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藪澤名也連屬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徒其名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也龜所以備吉凶珠所以禦火災角所以為弓弩齒所以為珥皮虎豹皮也所以為茵鞬革犀兕也所以為甲冑羽鳥羽所以為旌毛氂牛尾所以注竿首賦兵

賦虞度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享獻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導行也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能媚於神故皇神相之皇大也相助也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保安也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焉玩玩弄之物圉聞國之寶六而已明王聖人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玉王祭祀之玉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憲法也取龜善惡之法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珠水精故以禦火災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金所以為兵也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譁囂猶讙譁謂若鳴玉以相楚雖蠻夷不能寶也微刺簡子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惠王昭王子越女之子章梁楚北境也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境懼子孫之有貳者

珍倣宋版印

也貳二心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憾恨也無恨謂得志也偪偪上也偪

則懼貳偪則懼誅故貳也夫盈而不偪盈志滿也憾而不貳者臣

能自壽壽保也不知其他他子孫也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

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乏臣之祀也恃險而貳將見誅絕王曰

子之仁人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王孫勝故平王太子建之子白公勝也初費無極爲太子少師

無寵太子娶於秦而美勸王納之遂譖太子建將叛太子奔鄭又與晉謀鄭鄭人殺之勝奔吳在魯哀

十六年沈諸梁聞之沈諸梁楚左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見子西曰聞

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

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寘置也傳曰召之使與吳境爲白公子高曰不可

其爲人也展而不信展誠也誠謂復言而非信之道愛而不仁外愛人內

無仁心也詐而不智以詐行謀而非智道也智人不詐毅而不勇毅果也直

而不衷衷中也君子惡訐以爲直周而不淑周審也淑善也復言而不謀

身展也復言言可復不欺人也不謀身不計身害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外愛人不計終身也以謀蓋人詐也蓋掩也彊忍犯義毅也彊彊力忍犯義也直而不顧不衷也不顧隱諱周言棄德不淑也取周其言而不以德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也將焉用之彼其父爲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絜狷者直己之志不從人也不絜非絜行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絜悛德悛改也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復復其前言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帥帥衆也其周也足以蓋之言其周密足以覆蓋其惡其不絜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怨謂譖太子者費無極之徒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速疾也若其寵之毅貪無厭既能得入而耀之以大利耀示也不仁以長之長其利用思舊怨以修其心修其報讎之心苟國有釁必

不居矣釁隙也非子職之其誰乎職主也言子西將主此禍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大寵令尹司馬也動而得人愛故得人怨而有術父死而怨故有術也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司馬子西之弟子期子西曰德其忘怨言誨之以德必忘怨也余善之夫乃其寧寧安也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欲專寵也懼有惡焉惡其上也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爲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靖安也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嗜貪也疾疾味味爲己生疾害喻好不善也夫誰無疾眚眚猶災也能

者早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爲之關籥蕃籬而
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蕃籬壁落閑闌也是之爲日惕惕懼也
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
人也其又何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
子晳之族而近之若敖氏莊王所滅鬬椒也子干子晳恭王庶子公子比公子黑肱也
平王所殺而代之何獨不召而近也安用勝也其能幾何言危不久昔齊騶
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騶馬繻齊大夫也胡公齊太公玄孫之子胡公靖也貝水
名胡公虐馬繻馬繻弒胡公內之貝水邴歜閻職戕懿公於囿竹戕殘也歜
職皆齊臣懿公齊桓公之子商人也爲公子時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
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魯文十八年懿公游於申池二子弒公而納諸竹中晉長魚矯殺
三郤於榭長魚矯晉大夫三郤錡至犫也犫與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
嬖於厲公譖而殺三郤於榭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圉人養馬者子般魯嚴公
太子次舍也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鞭之莊公薨子般卽位次於黨氏公子慶

珍倣宋版印

父通於夫人夫人欲立之慶父使犖賊子般於黨氏在魯莊三十二年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故事也是皆子之所聞也人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蒙覆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也已逃逃勝難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言子論議好尚勝也不從遂使爲白公子高以疾閒居於蔡蔡故蔡國楚滅之葉公兼治焉而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白公請伐鄭以報父讎子西旣許之未起師晉伐鄭楚人又救之與之盟白公怒遂作亂殺二子於朝在魯哀十六年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夫子子西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殺白公也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定王室謂兼令尹司馬以平楚國旣定而使子西之子甯爲令尹子期之子寬爲司馬而老于葉葬二子之族子西子期之族多見害故皆爲葬之

國語卷第十八

珍倣宋版印

國語卷第十九

吳語　　韋氏解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夫差太伯之後闔廬之子姬姓也句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芈姓也鄭語曰芈姓夔越越世本亦云越芈姓也魯定十四年吳伐越越敗之于檇李闔廬傷而死後三年夫差伐越報檇李也越逆之自江至于五湖吳人大敗之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在魯哀元年大夫種乃獻謀種越大夫獻進也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庸用也夫申胥華登簡報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魯昭二十年奢誅于楚員奔吳吳與之申地故曰申胥華登宋司馬華費遂之子華氏作亂於宋而敗登奔吳爲吳大夫簡習也挫毀折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決鉤弦拾捍言申胥華登善用兵衆必化之猶一人善射百夫競著決拾而效之勝未可成也成猶必也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素猶豫也履行也不可以授命授命猶鬭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

戍兵也約卑也成平也言不如設兵自守卑約其辭以求平於吳吳民必喜以廣侈吳王之心侈大也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言越不足畏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寬緩也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奪食稻蟹之屬燼餘也乃無有命矣吳無復有天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諸稽郢越大夫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布陳也幣玉帛也顯猶公露也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見禍於天也得罪謂傷闔廬言天王尊之以名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趾足也孤棄也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繄是也是使白骨生肉德至厚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申重也良善也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遠邑稱鄙言吳侵越之邊垂心懷怨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重得罪謂其見侵也句踐

珍倣宋版印

用帥二三之老家臣稱老言此謙也親委重罪頓顙於邊委猶歸也邊邊境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察理也屬會也殘伐謂隨會稽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寇若禦寇之號令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於王宮一介一人晐備也姓庶姓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槃盛盥器晉語曰奉匜沃盥御近臣宦豎之屬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豈能辱意裁制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征稅也此亦天子征稅諸侯之禮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埋藏也搰發也今天王既封植越國以明聞於天下封植以草木自喻壅本曰封植立也明顯也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芟草曰刈勞功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實實事也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秉執也義宜也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言欲伐齊吾

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也(拂絕) 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伐齊反振旅而討之) 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兵甲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吾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還轉也玩弄也滕本曰股) 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猶尚也) 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婉順也約卑也從順隨也) 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獘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離叛也落殞也憔悴瘦病也) 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炎炎進貌) 及吾猶可以戰也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虺小蛇大傳曰封豕長蛇) 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奚何也隆盛也) 越曾足以爲大虞乎(虞度也) 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未乾)

喻近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空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反謂盛者更衰禍者有福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舍廢也愆過也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裕饒也其民殷衆殷盛也以多甲兵越之在吳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閒戚猶惕也閒隙也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爲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疥癬在外爲疾微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壤地接而越修德也王其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鑑鏡也以人爲鏡見成敗以水爲鏡見形而已書曰人無于水

鑑當于民鑑昔楚靈王不君不得君道其臣箴諫以不入入受也乃築臺於章華之上章華地名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闕穿也陂壅也舜葬九疑其山體水旋其丘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也罷弊楚國以閒陳蔡閒候也候其隙而取之魯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不修方城之內方城楚北山踰諸夏而圖東國諸夏陳蔡東國徐夷吳越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沮汾水名楚東鄙沮汾之閒乾谿也魯昭六年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次于乾谿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殃害也民罷國亂中外叛潰事在魯昭十三年王親獨行屏營仿偟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涓人今中涓也疇名也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之墣塊也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於棘闈棘闈不納棘楚邑闈門也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申亥楚大夫芋尹無宇之子傳曰王沿夏將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王

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傳曰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志記也言此事皆見記於諸侯之耳而未
忘也今王既變鮌禹之功王夫差變易也魯語曰禹能以德修鮌之功而高
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高高起臺榭下下深汚池姑蘇臺名在吳西近湖天
奪吾食都鄙荐饑天奪吾食稻蟹也都鄙國邊邑荐重也今王將很天
而伐齊很違也夫吳民離矣有離叛也體有所傾譬如羣獸
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傾傷也言衆獸羣聚其中一个被矢則百羣皆走以
言吳民臨陳就戰小有很傷亦復然也王其無方收也方道也收還也越人必
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
齊夫差十二年魯哀十一年齊人與戰於艾陵艾陵齊地齊師敗績吳
人有功傳曰獲齊國書革車八百乘甲盾三千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
齊奚斯吳大夫釋辭也以言辭自解歸非於齊曰寡人帥師不腆吳國之

役遵汶之上 役兵也汶齊水名 不敢左右唯好之故 不敢左右暴掠齊民惟有私好之故 今大夫國子興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 國子齊卿國書也犯陵也獵震也 天若不知有罪則何以使下國勝 下國吳自謂言天若不知有罪何以使吳勝齊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 訊告讓也 曰昔吾先王體德明聖達於上帝 先王闔廬上帝天也 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 一耜爲耦言子胥佐先王猶耜者之有耦以成其事 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 立名於荆謂敗楚於柏舉昭王奔隨時 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 恬猶靜也逸樂也 而處以念惡 處居也居則念爲惡於吳國 出則罪吾衆 罪吾衆謂吳民離矣體有所傾之屬 撓亂百度 撓擾也百度法度 以妖孽吳國 妖爲妖言越當襲吳 今天降衷於吳 衷善也 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 式用也靈神也 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 言闔廬以前 以能遂疑計惡 遂決也計慮也

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 鮐背之耇稱黎老播放也 而近孩童焉比謀 孩幼也比合也 曰余令而不違 不違言莫違也 夫不違乃違也 乃違道也 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 小喜勝敵之喜紂之百克是也 而遠其大憂 大憂在後故遠也 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而吳國猶世 世世繼 吾先君得之也必有以取之 得謂克楚傳曰闔廬食不二味勤恤其民取之謂此也 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 亡之謂不正其御以班處宮復爲楚所敗 用能援持盈以沒 盈滿也沒終也 而驟救傾以時 言不失時 今王無以取之 言無政德 而天祿亟至 亟數也 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爲越之擒也員請先死遂自殺 辟易狂疾 將死曰以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鴺而投之於江 鴟鴺革囊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稔熟也謂後年不至於熟而北征也夫差
以哀十一年殺子胥十二年會魯於槖皋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商
魯之閒闕穿也商宋也北屬之沂沂水名出泰山蓋南至下邳入泗西屬之
濟濟宋水以會晉公午於黃池黃池地名晉公定公午也黃池會在魯哀十三
年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后庸后庸越大夫率師沿海
泝淮以絕吳路沿順也逆流而上曰泝循海而逆入於淮以絕吳王之歸路敗王
子友於姑熊夷姑熊夷吳郊也王子友夫差太子也夫差未及反越伐吳吳拒之獲太子
友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江吳江或有淮字者誤以襲吳入
其郛郛郭也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大舟王舟徙取也吳晉爭長
未成長先也成定也邊遽乃至以越亂告遽傳也吳王懼乃合
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齊同也今吾道路脩
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先晉令晉先歃王孫雒曰夫
危事不齒王孫雒吳大夫齒年也不以年次對也雒敢先對二者莫利

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正適也】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宋今睢陽徐今大徐夷淮夷】將夾溝而膠我【旁擊曰膠】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以侯伯之禮見天子】吾須之不能【不能待見天子】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愈益也】吾民恐叛必會而先之【先吳先歃】王乃步就王孫雒曰先之圖之將若之何王孫雒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欲決一計求先晉齊成也】王孫雒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言人之不能以危易安以死易生則何貴於智】民以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長老也沒終也】雖然彼近其國有還我絕慮無還【還轉退也絕慮道遠】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言晉不能以死與我爭】事君勇謀於此用之【勇而有謀正謂今時】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挑晉求戰以廣】

大民心示不懼也請王勵士以奮其朋勢朋羣也勉勵士卒以奮激其羣黨之
勢使有鬭心勸之以高位重畜重畜寶財備刑戮以辱其不勵
者備具也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推先我也我既執
諸侯之柄爲盟主故執柄以歲之不穫也無有誅焉穫收也誅責也既而
不責諸侯之貢賦而先罷之罷遣諸侯令先歸諸侯必說說喜也既而
皆入其地入其國境王安挺志挺寬也一日惕一日留惕疾也留
徐也以安步王志步行也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閒
乃能至於吳設許其勸勉者以此民封之於江淮之閒以恐之必速至也吳王許
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秣粟也夜中乃令服兵擐甲
夜中夜半也服執也擐具也甲鎧也係馬舌出火竈係縛也縛馬舌恐有聲也出火於竈
外以自燭之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徹通也以百人通爲一行百行
爲萬人謂之方陳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三君皆云官師大夫也昭謂下言十

行一嬖大夫此一行宜爲士周禮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擁猶抱也拱執也抱鉀者亦恐有聲也唐尚書云稽棨戟也鄭司農以爲稽計兵名籍也周禮聽師田以簡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肥胡幡也文犀之渠謂楯也文犀犀之有文理者十行一嬖大夫十行千人嬖下大夫也子產謂子南曰子晳上大夫汝嬖大夫建旌提鼓析羽爲旌提挈也挾經秉枹在掖曰挾挾經兵書也秉執也十旌一將軍十旌萬人將軍命卿載常建鼓挾經秉枹日月爲常鼓晉鼓也周禮將軍執晉鼓晉鼓建謂爲楹而樹之萬人以爲方陣百行故萬人正四方也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交龍爲旂素甲白甲矰矢名以白羽爲衞荼茅秀也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熊虎爲旗此王所帥中軍左軍亦如之亦如中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之屬皆赤裳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鳥隼爲旟尚赤左爲陽也丹彤也朱羽染爲朱也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墨漆甲尚黑右陰也爲帶甲三萬帶甲旌鐙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

鼓丁寧錞于振鐸丁寧鉦也唐尚書云錞于鐲非也錞于與鐲各異物軍行鳴之與鼓
相應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譁釦讙呼其聲動天地
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飾壘周繞也飾治也乃令董褐請事董褐
晉大夫司馬演請問也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偃匿也接合也今
大國越錄錄第也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敢問失期
亂次之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
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以告祭於天神人鬼無姬姓之振也
振救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徒步也遽傳車也匍匐就君今
非王室不平安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狄楚秦
億安也負恃也安恃其衆而不用征伐戎狄楚秦卑周故也將不長弟以力征一
二兄弟之國弟猶幼也言晉不帥長幼之節而征伐同姓兄弟之國謂曹衛之屬或云謂晉
滅虞虢韓魏然滅虞虢韓魏皆在春秋之始非所以責定公孤欲守吾先君之班
爵爵次當為盟主進則不敢不敢過先君退則不可亦不可不及也今會

珍倣宋版印

日薄矣薄迫也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集成也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言欲戰以決之也不勝則服事君若勝之則爲盟主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藩籬壁落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賈唐二君云稱呼也左畸左部也攝執也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皆罪人死士也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賈唐二君云剄到也酬報也將報客使死士自剄以示王成行軍士用命也昭謂魯定十四年吳伐越越王使罪人自剄以設誤吳故夫差傚之董褐既致命致命於晉君乃告趙鞅趙鞅晉正卿趙簡子也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類似也傳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墨暴氣也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難反叛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毒猶暴也言若猛獸被毒悖逆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主趙鞅然而不可徒許也徒空也言不可空許宜有辭義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觀示也使褐復命曰

曩君之言曩向也周室既卑諸侯大夫失禮於天子謂不朝貢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貞正也龜曰卜以火發兆故曰陽言吳欲正陽卜收復文王武王之諸侯以奉天子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孤以下晉辭也密比也邇近也訊讓日至訊告也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此晉述天子告讓之辭同姓元侯曰伯父吳伯父吳先君不失四時必率諸侯備朝聘之禮今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不續今謂夫差虞度也言夫差有蠻荊之備度朝聘之禮不得繼世續前人之職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休息也周公周之太宰諸侯之師言君有蠻荊之虞故命晉侯以禮佐助周公與兄弟之國相見命朝聘天子息君憂憂周之憂也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掩蓋也淫僭也名號也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垣者喻禮防雖短不可踰也言王室雖卑不可僭也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言吳姬姓而自僭號況於蠻荊有何義於周室而不為乎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命圭受錫圭之策命周禮伯執躬圭吳本稱伯故曰

珍倣宋版印

吳太伯諸侯是以敢辭辭不事吳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干犯也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長先也弟後也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幕帳也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爲己害也乃命王孫雒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爲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勇獲吳大夫徒師步卒也郛郭也託爲過賓而焚其郭去其守備使不敢出

吳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王孫苟吳大夫勞功也曰昔者楚人爲不道不共承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遠疏也吾先君闔廬不貰不忍貰赦也被甲帶劍挺鈹搢鐸挺拔也搢振也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柏舉之戰在魯定四年毒暴也中原原也天舍其衷衷善也言天舍善於吳楚師敗績王去其國昭王奔隨遂至于郢郢楚都王總其百執事

珍倣宋版印

賈侍中云王往也百執事百官昭謂王闔廬也賈君以爲告天子不宜稱王故云往也下言夫概稱王不
避天子知故上王爲闔廬以奉其社稷之祭言修楚祭祀其父子昆弟
不相能夫概王作亂是以復歸於吳昆兄也夫概王闔廬之弟傳曰
夫概王先歸自立故不能定楚而歸今齊侯壬不鑒於楚壬齊景公孫悼公之子簡
公也不鑒楚不以楚敗爲鑒戒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
國說云謂齊納欒盈以伐晉昭謂兄弟魯也哀十一年春齊伐魯故其年吳會魯以伐齊夫差
不貰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鐸遵汶伐博博齊別都簦笠
相望於艾陵唐尚書云簦笠夫須也昭謂簦笠備雨器相望言不避暑雨艾陵之戰在上傳
曰五月克博至於嬴天舍其衷齊師還言敗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
武寔舍其衷文武二后歸不稔於歲言伐齊之明年不至於穀熟而復出師
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閒以徹於兄弟
之國兄弟諸姬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克能也成
事成功也周王答曰苟伯父令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

嘉之周王周景王子敬王丐紹繼也享獻也繼先王之禮獻我一人我心誠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說云謂民流厲王於彘昭謂禍謂子朝篡立敬王出奔民成周之民助子朝者也余心豈忘憂恤不唯下土之不康靖不但憂四方及憂王室今伯父曰戮力同德戮并也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而汝也介大也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元善也伯父秉德已侈大哉侈猶廣也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戒儆也越大夫種乃唱謀發始為唱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日臣嘗卜於天日昔日卜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今吳民既罷既罷弊其民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之言罷勞也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赤米米之姦者今尚無有而囷鹿空虛員曰囷方曰鹿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蒲深蒲也蠃蚌蛤之屬濱涯也天占既兆兆見也人事又見謂怨誹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

之利無使夫悛悛改也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罷歸也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不待遠兵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中國國都若事夸而從我言從我而戰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言吳邊鄙雖來將不能會戰吾用禦兒臨之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吳邊兵若至吾以禦兒之民臨敵吳王若慍而又戰慍怒也奔遂可出使出奔也若不戰而結成成平也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申包胥楚大夫王孫包胥也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徼要也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行用之請問戰奚以而可以用也包胥辭曰不知謙也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良善也能博取於諸侯取貢賦也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問政惠所行王曰在

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觴爵名豆肉器簞飯器飲食不致味致極也不極五味之調聽樂不盡聲不盡五聲之變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敬老長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此小惠未徧故未可用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不專取也貧者吾與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裁謂有餘則稅之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西南北皆以中國言之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

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
可以戰也夫戰智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知
民之極也極中也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銓稱也不仁則不
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
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五大夫后庸苦成大夫種范蠡皋如
之屬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
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
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命告也敢訪諸大
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
阿孤孤將以舉大事阿曲從大夫后庸乃進對曰審賞
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審賞賞不失勞聖通也大夫苦成進對曰
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能罰則嚴嚴猛也大夫種進對曰
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說云別物善惡昭謂物旌旗物色徽幟之屬辯別也

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備守禦之備巧巧審故不可攻入也大夫皐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聲謂鉦鼓進退之聲不審則衆惑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在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國門城門王乃命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三君云告不任兵事也昭謂告者謂有善計策及職事所當陳白者也不任兵事則下所謂眩瞀之疾筋力不足以勝甲兵者是也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不審謂欺詐非實也及五日必審之使熟思計之也過五日道將不行道術也過五日則晚矣軍當出也故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屏寢門內屏王北向夫人南向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政婦職外政國事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禮婦人送迎不出門乃闔左闔塡之以土閉陽開陰示幽也去笄側席而坐不掃笄簪也去笄去飾也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說云

（檐屋水邊壇也唐尚書云屋名也昭謂之槒槒門戶掩陽也）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土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均平也修墾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國政外軍政）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示當守備）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掃（示憂戚無飾也）王乃之壇列（壇在野所以講列士衆誓告之處）鼓而行之至於軍（軍所軍之地也）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環金玉之環瑱塞耳也問遺也通行賂以亂軍）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六十曰耆七十曰老）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

轉於溝壑（轉入也）子爲我禮已重矣（重矣去父母而來也）子歸歿
而父母之世（歿終也）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
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
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
也（捷勝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
瞀之疾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
疾其歸若已（若汝也已止也）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
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
莫告明日遷軍接龢（上下皆龢）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
志行不果（果勇決也）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
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處止也）進而
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
鬻（鬻賣也）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江松江去吳五十里）越王軍

珍倣宋版印

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在魯哀十七年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須須後命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踰度也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夜中夜半也中水水中央也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不知越復有中軍故中分其師以禦之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潛默也涉沒也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軍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沒地名又郊敗之郊郭外三戰三北三戰笠澤沒郊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臺王臺姑蘇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不言越委制於吳謙而反之君告孤請成男女服

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言越先君與吳有好畏天之不祥不敢絶祀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長久也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寓寄也其與幾何言幾何時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達致也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也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婦各三百人以奉之在所安可與俱者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寔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說告也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在魯哀二十二年冬

十二月上征上國（上國中國也）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玉圭璧也）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集成也言下其臣以明吳不用子胥也）

國語卷第十九

國語卷第二十

越語上　韋氏解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山處曰棲會稽山名在今山陰南七里吳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保於會稽在魯哀元年乃號令於三軍號稱呼也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號令三軍而言父兄昆弟者方在危厄親而呼之國子姓年在衆子同姓之列者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知政謂爲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賈人買賤賣貴者夏則資皮資取也冬則資絺絺葛也精曰絺麤曰綌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後晚也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傳曰使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也曰寡

君句踐之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徹達也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不足以屈辱君親來討也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進女爲女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左右在君所用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爲將不血食也係妻孥係繫也死生同命不爲吳所擒虜沈金玉於江不欲吳得之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偶對也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言赦越罪是得帶甲萬人事君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寧安也言戰而殺是萬人與安而得越國二者誰爲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環繞也三江吳江錢唐江浦陽江此言二國之民三江繞之還徙非吳則越也有吳

珍倣宋版印

則無越有越則無吳矣言勢不兩立將不可改於是矣言滅吳之計不可改易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黨所也上所之國謂中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言習俗之異說云吳是時未知以車戰申公巫臣使其子狐庸教之昭謂狐庸教吳魯成公時也至此哀元年歷五公矣非未知也吳地勢自習水耳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必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上言請大夫女女於大夫故因此而納美女於宰嚭以求免也嚭吳正卿故楚大夫泊州黎之子魯昭元年州黎爲楚靈王所殺嚭奔吳唐尚書云平王殺之非也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成平也句踐說於國人說解也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執猶結也以暴露百姓之

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更改也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將三百人以入事吳若宦豎然其身親爲夫差前馬前馬前驅在馬前也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今諸暨有句無亭是也北至於禦兒今嘉興禦兒鄉是也東至於鄞今鄞縣是也西至於姑蔑姑蔑今太湖是也廣運百里言取境內近者百里之中東西爲廣南北爲運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蕃息也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禮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今不待禮者務育民也將免者以告免免乳也公醫守之醫乳醫也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犬陽畜知擇人豚主內陰類也生

珍倣宋版印

三人公與之母(乳母也人生三者亦希耳)生二人公與之餼(餼食也)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當室適子也禮父為適子喪三年)支子死三月釋其政(支子庶子)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官仕也仕其子而教以廩食之也)其達士絜其居(絜其館舍)美其服(賜衣服也)飽其食(廩餼多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禮之於廟告先君也)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稻脂膏糜也)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為後將用也)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俱有三年之食(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有節度也)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姑且也庸用也)父兄又請曰越

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少恥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言多也犀形似象而大今徼外所送有山犀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億有三千所謂賢良也若今備衛士矣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威之言夫差天所不與故曰助天吾不欲匹夫之勇也匹夫輕儳要功徼利者欲其旅進旅退旅俱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離伍獨進也退則無恥不畏戮辱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言得一國之歡心曰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孰誰也誰有恩惠如是君者可不為之死乎是故敗吳於囿囿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又敗之於沒

珍倣宋版印

又郊敗之沒地名在哀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予吳而吳不受命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甬甬江句句章達王出之東境也吾與君爲二君乎待之若二君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言己年長於越王覺差一飯之閒欲以少長求免也君若不忘周室而爲弊邑宸宇宸屋霤宇邊也言越君若以周室之故以屋宇之餘庇覆吳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次舍也遂滅吳

國語卷第二十